

伴隨著烈日的冷風，時而熱時而冷，彷彿冷風是來自別於烈日的世界。我在一片綠油油，掩蓋了紅色的草地上，讀著中國七十年代的書，聽著美國六十年代的歌，想著老家的種種。沒有高樓的草地，藍天橫延，而我坐在草地上的椅子上，成了唯一的高樓。於地平線上添了一點不和諧。

車往城外，一路都會偶爾看到共產黨時期建立的野蠻主義民房，他們成了八九年的天鵝絨革命以前的痕跡。對於革命，捷克人用以為笑話材料，不，革命笑話好像已經過時，以死亡為主題的黑色幽默才是他們的喜愛呢。一杯啤酒足以說起三十年前的革命。

同樣是八九年，可令之後的中國人用什麼也換不到討論政治的機會。而活躍在八、九十年代，青年時期在七十年代裡渡過的知青，就成了我了解不願提起的歷史的材料。一杯啤酒好像不夠了解中國近代史呢。

讀著讀著，知青們的腔腔熱血都不及美國六十年代歌曲裡面直白但有力的歌詞。中國七十年代醞釀著八十年代的抗爭；美國的六十年代就是中國的八十年代，所有女權運動、黑人人權運動、同性戀運動等等都在六十年代得以發聲。旋律就是有種鼓舞人心的懷舊情懷，正正與在讀中國以往記憶的此刻搭配呢。

蜜蜂採蜜，累了，就找地方休息唄，剛好停在書上。我讀過去以備未來，累了，就找地方休息唄，剛好現在停留在捷克。